

从《桐城麻溪姚氏宗谱》看姚鼐与宋学

卞孝萱, 武黎嵩

(南京大学 文学院, 江苏 南京 210093)

摘要:本文从《桐城麻溪姚氏宗谱》中发掘出未曾被利用过的第一手资料,从桐城姚氏的理学家风、崇尚力行、表彰节孝等方面考察姚鼐与宋学的关系。由此可知,姚鼐尊崇宋学思想的形成与执着,应追根溯源于其家风。姚鼐反汉学、崇宋学思想的背后有着复杂的因素。

关键词:桐城;姚鼐;宗谱;宋学

中图分类号: K820.9 **文献标识码:** A **文章编号:** 1007-8444(2009)01-0065-03

桐城派是清代文坛上历时最久、成员最多、地域最广、影响最大的文派。方苞、刘大猷、姚鼐并称三祖,桐城派的建立,实是姚鼐之功。三人之中,姚鼐在文学上影响最为深远。姚鼐号召“义理、考证、文章殆缺一不可”。所谓“义理”实际上专指宋学。其《复汪孟慈书》中云:“今世天下相率为汉学者,搜求琐屑,征引猥杂,无研寻义理之味,多矜高自满之气。在清朝汉学、宋学对立中,姚鼐坚持宋学,除了自身的因素外,也有其乡里、家族的背景。本文利用《桐城麻溪姚氏宗谱》中尚未被发掘利用过的重要资料,探讨姚鼐与宋学的关系。

《桐城麻溪姚氏宗谱》(以下简称《宗谱》)于民国十年(1921)由姚联奎等刊印,凡十六册。卷首有姚、姚鼐、姚元之、姚莹等的序。该《谱》以姚胜三为桐城麻溪姚氏的始祖,至姚永朴、姚永概兄弟已经绵延二十世。谱中记载了家庭成员的行第、字号、生卒、学术、科名、仕宦、姻娅等情况。《宗谱》第十六册录有《姚氏先德传》七卷,分行义、仕绩、儒术、文艺、隐逸、贞节六门。其完整性与系统性不是其他书籍可以代替的,值得重视。研究该《谱》对于认识姚鼐思想成因有重要的帮助。此前卞孝萱、武黎嵩已合撰《从桐城麻溪姚氏宗谱看姚鼐》、《重新认识姚鼐——桐城麻溪姚氏宗谱资料的发掘利用》两篇文章,介绍《宗谱》的重要学术价值,本文是

利用《宗谱》探讨姚鼐与宋学的关系,以求对这个问题获得新的认识。

一、理学家风

姚鼐尊崇宋学、弃绝汉学之言论甚多,略举数例:在《赠孔约假归序》中他说:“言忠信、行笃敬,本也。博闻明辨,末也。”斥汉学为“末”。在诗《述怀二首》中云:“世有宋大儒,江海容百川。道学一旦废,乾坤其毁焉。寄语幼诵子,伪论乌足传?”斥汉学为“伪论”。姚莹《从祖惜抱先生行状》也说:“先生以为……先儒洛闽以来义理之学,尤为维持世道人心之大,不可诬也。”

在清朝汉学、宋学对立中,姚鼐坚持宋学。我们不仅要关注姚鼐与戴震在学术思想上的分歧,还要注意到姚鼐对于宋学的坚持,有其深刻的乡里、家族背景。据《续修桐城县志》之《学校志(附风俗)》,桐城“明以来多讲性理之学”。可见,安徽桐城有宋学传承的传统,而作为桐城世家的姚氏尤以宋学传家。

从学术上来看,范文澜先生《经学讲演录》三《宋学》云:“宋代最重视的三部经书《春秋》、《周易》、《礼记》。”^[1]据《宗谱》,仅在姚自虞、姚承虞两系家族成员中,十世姚之兰、十一世姚孙、十二世姚文然等 3 人治《春秋》;九世姚自虞、十世姚之骥、十一世姚孙森、十二世姚文燮、十三世姚士基、十四世姚孔镛、十五世姚范等 7 人治

收稿日期: 2008-10-16

作者简介:卞孝萱(1924-),男,江苏扬州人,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研究。

《周易》。暂且不论他们治经的造诣如何,麻溪姚氏世代的宋学传承,是其特色。

姚鼐高祖父姚文然由明入清,累官至左都御史、刑部尚书,卒谥端恪,《清史稿》有传,这是麻溪姚氏最为显赫的人物。叙述姚鼐家世者,都要说他是姚文然的玄孙,《清史稿·姚文然传》云:“晚益深研性命之学。又,姚文然除治《春秋》学外,还著有《读四书》、《读易》笔记,收入《姚端恪公外集》。姚文然对于姚氏家族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。

姚范是姚鼐的世父、恩师,姚范对于汉学、宋学之争的态度,也值得注意。据姚莹《援鹤堂集后叙》云:“(姚范)生平论学,大抵旨以骏博为门户,以沈潜为堂奥……病近代诸公咸竞谈考据以攻诋宋儒为能也,谓此人心之蔽,充其说将使天下不复知有身心伦记之事……故说经虽不专主宋儒,尚平心以折中其义。”又,马其昶《姚编修、叶庶子传第九十六》云:“编修精博,庶子颀笃,两人交相厚,顾所学异趣。当时望溪先生号专经,其治经多取心裁,不甚资左证,庶子守师说不移,编修断断,时见驳正,亦由汉宋之分途也。要之敦行、立节,则三先生固有其大同者,后之学者可观其通焉。”姚范的治学兴趣广泛,号称“精博”,著有《援鹤堂笔记》五十卷,他的治学路径虽接近汉学,但对于攻诋宋儒,姚范是反对的。马其昶特别强调姚范和方苞、叶西都“敦行立节”,一由于桐城的宋学传承氛围,二则是姚氏的宋学家风使之然。

二、崇尚力行

宋学的另一特征是提倡“反躬自省”,不尚空言而专主力行。姚鼐对于宋儒的崇拜,其重要原因就是宋儒修德力行精神的向慕。他说:“逮宋程朱出,实于古人精深之旨,所得为多,而其审求文辞往复之情,亦更为曲当……而其生平修己立德,又实足以践行其所言,而为后世之所向慕。”这也与姚氏家族的一贯信仰有关。

据《宗谱·先德传》,姚氏的第八世姚希颜“治经精研,传注多所发明”,“著有《四书醒义》”,“寡言笑,终日不见喜怒,所学以躬行自得为主”。第九世姚自虞“以孝弟百行之原,服膺践实,扩而充之……第十二世姚文然“乞病数年,每日记所言行得失,以自考验,于一念之微不自宽假”。第十三世姚士基(姚鼐的曾祖父)为官“力行实政”。第十五世姚范(姚鼐的伯父)

“生平为学,考证与义理兼进,博极群书……而践履醇粹,一以程朱为宗,律己甚严,虽盛暑室中,未尝一日不冠带”。

又据《桐城耆旧传》,姚文然“尝宴居,诸子侍食,或掷箸微有声……公曰:……小失不箴,终取大戾,今于长者侧忽肆如此,忘恭甚矣,过以习增,骄由渐致,小子戒之”。可见,姚氏家族中崇尚力行,是一脉相承的传统。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姚鼐,看到家庭中的楷模,自然心生敬佩,进而内化为信仰。

清代理学家对于宋儒学说少有发明,只提倡躬行实践而已。姚鼐也是如此。他曾经对弟子陈用光说:“鼐所愧者,功不沉密,不能专治一经。”姚莹则直截了当地说:“先从祖姬传先生,晚年深根于宋儒之书,少所发明。”

三、表彰节孝

姚鼐认为,女子守节和男子守义都是值得提倡和表彰的,他说:“贤者故不求名而名至,然世竟无称者亦有之。且女子尚能坚其持操,卓然自立,而顾谓天下之士,无独立不惧,守死服义其人者乎?”姚鼐表彰节孝也有其乡里、家族背景。

桐城县在理学的笼罩下,《县志》大力表彰妇女守节,而姚氏一族尤为突出,从清朝顺治至道光,姚氏妇女入《县志·节孝》者153人,《贞女》者2人,《烈妇》者2人,为“失节事大”树立了样板。范文澜先生《经学讲演录·宋学》又云:“(宋学)提倡死守贞节。所谓‘饿死事小,失节事大’。姚氏在宋学家风的传承下,寡居女性多立志守节,至死不渝。据《宗谱》,早在明代,六世姚楫“有女适方宿,夫死苦节,家贫室浅,至老邻有不见其容者”。可见姚氏女性自律之严。今据《宗谱·先德传·贞节》,将姚鼐直系亲属中入《传》者,制表如表1。

据表1,自麻溪姚氏十一世至姚鼐孙辈,姚鼐的直系亲属中因节孝而载入《宗谱》的就有12人。其中9人受到旌表,11人加载《县志》。按,据《宗谱》姚文然卒于康熙戊午年(1678),姚鼐生于雍正辛亥年(1731)。则姚鼐出生时,姚文然的侧室,即姚鼐的高祖母,已经守志五十余年的张氏还在世。姚鼐的祖母任氏,乃是大理寺少卿怀宁任奕璽女,姚鼐祖父姚孔镛早卒,任氏守志苦节37年。又据《桐城耆旧传》卷十《姚惜抱先生传弟百一》,姚鼐“母陈氏,雍正初进士、临海令讳⑦鉴女,旌节孝”。先人死守贞节,对姚鼐一

表 1 姚鼐直系亲属中女性入《宗谱·先德传·贞节》表

世次	人物	事迹	表彰
11世·姚孙	姚孙 元配倪氏		贤孝,载《县志》
	姚文然元配夏氏		贤孝,载《县志》
12世·姚文然	姚文然侧室张氏	年 22 守志,苦节 62 年	旌表节孝,载《县志》
	姚孙 女适吴兆武	年 25 守志,苦节 48 年	旌表节孝,载《县志》
	姚孙 女适方于宣	守志抚孤苦节	旌表节孝,载《县志》
13世·姚士基	姚文然女适马方思	年 25 守志,苦节	旌表节孝,载《县志》
	姚文然女适张廷玉		贤孝,载《县志》
14世·姚孔镛	姚孔镛元配任氏	年 26 守志,苦节 37 年	旌表节孝,载《县志》
	姚士基女适陈祖证	年 26 守志,苦节廿余年	旌表节孝,载《县志》
15世·姚淑			
16世·姚鼐			
17世·姚雉	姚鼐女适张元辑	年 25 守志,苦节 34 年	旌表节孝,载《县志》
	姚鼐女适张通理	夫歿服金,逾年卒	旌表节烈,补载《县志》
18世·姚声	姚雉女适张大经	苦节	旌表节孝

数据来源:《桐城麻溪姚氏宗谱》。

定起了重要的影响。姚鼐热心撰述《钟孝女传》《记江宁李氏五节妇事》《张贞女传》等文章,对于节孝进行表彰;从上表还可以看出,姚鼐不仅表彰节孝,同时也教育后人身体力行,他的一个女儿被旌表节烈,一个女儿和一个孙女被旌表节孝。

四、结语

姚鼐工于文辞,以文辞著称于世,应当理解姚鼐志不止于文辞。姚鼐自己说“明道义,维风俗以诏世者,君子之志;而辞足以尽其志者,君子之文也”^[1]。《清史稿·文苑二·姚鼐传》称他“论文根极于道德而探源于经训”。可见姚鼐注重文以载道,以文词承传思想、义理。而治汉学者主张由训诂而明传注,由传注而明圣人性理,与姚鼐异趣。

姚鼐在《复姚木春书》中说:“足下乃以宋元以来学问文章之统相属。”^[2]借他人之口表达自己接续文统的希望,而其接续文统的理论依据则是植根于宋学,他说:“夫道有是非,而技有美恶。诗文皆技也,技之精者必近道,故诗美文者命意必善。”^[3]

通过以上论述,可以知道,姚鼐尊崇宋学思想的形成与执着,应追根溯源于其家风。所以在认知姚鼐反汉学、崇宋学的时候,应当看到背后

的复杂因素。◁

注 释:

- 见 [清] 曾国藩《曾文正公文集》卷三《欧阳生文集序》。
- 见 [清] 姚鼐《惜抱轩文集》卷七。
- 见 [清] 姚鼐《惜抱轩诗集》卷二。
- 见 [清] 姚莹《东溟文集》卷二。
- 见马其昶《桐城耆旧传》卷九。
- 见 [清] 姚鼐《惜抱轩全集》卷六《复蒋松如书》。
- 见《桐城麻溪姚氏宗谱》第十六册《先德传卷二·仕绩上》。
- 见马其昶《桐城耆旧传》卷八《姚罗田、朝邑传第八十一》。
- 见 [清] 姚鼐《惜抱轩尺牍》卷六《与陈硕士》。
- 见 [清] 夏炯《夏仲子集》卷首《序目》引姚莹语。
- 见姚鼐《惜抱轩文集》卷十四《记萧山汪氏两节妇事》。
- 见姚鼐《惜抱轩文集》卷六《复汪进士辉祖书》。
- 见 [清] 姚鼐《惜抱轩文集》卷三。
- 见姚鼐《惜抱轩文集》卷六《答翁学士书》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近代史研究所. 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 [M]. 北京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 1979.

责任编辑:仇海燕